

一卷解诂分滋味,半缕芳香入人文

——严小青编著《新纂香谱》读后

邱树森,张可辉

唐人李群玉有《答友人寄新茗》诗云:“满火芳香碾鞠尘,吴瓠湘水绿花新。愧君千里分滋味,寄与春风酒渴人。”今读严小青编著《新纂香谱》,对宋人陈敬《新纂香谱》予以比较详细的校注解诂,又于字里行间描述香料发展的历史,讨论香料在饮食、医药、经济、宗教、文化等方面的价值,对香料的理解和研究可谓颇有心得,掩卷之余,深有从中“分滋味”之慨,复感香之“入人文”也久,遂以名题。

—

说到香,很容易记起唐人杜牧《阿房宫赋》中的华丽描述,“渭流涨腻,弃脂水也;烟斜雾横,焚椒兰也”,这里的“椒”、“兰”即是两种不同的香料。香为五臭之一,《庄子·天地》载:“五臭薰鼻,困憊中颡”,唐人成玄英疏曰:“五臭,谓膻、薰、香、腥、腐。”

香之“烟斜雾横”于庙宇神坛之上、书斋琴房之中,也是由来已久,当然并非始自秦代的阿房宫。根据现存史料来看,中国用香可溯及先秦,那时人们应该是局限于对芳香作物简单而自然的使用。《诗经》载有植物一百余种,其中所谓惠、蒿、芎、艾、椒、桂等等皆是中国原生芳香植物,计三十余种,这可以看做是春秋时期及其以前人们采集、利用天然草本植物香料较全面的早期记载。战国时期,人们逐渐将芳香植物从野生状态移植于园圃之中,方便了对香料的利用,《离骚》中所谓“滋兰之九畹”,“树蕙之百畹”,“畦留夷与揭车兮,杂杜蘅与芳芷”等等的记载即是例证。秦汉以来,渐有外来香料输入中国,熏香风气也渐渐在上层社会流行开来;魏晋以降,出现了调和多种香料制作合香的技术,中国香文化初步发展;迨至唐宋及至明清,香料使用由上层贵族逐渐扩展到普通文人阶层,并日益融入底层人们的日常生活。

古人用香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。《离骚》中所谓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,“户服艾以盈要兮,谓幽兰其不可佩”等等的记载说明了古代人们食香用香的史实。相较于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楚辞》所载香料品种稍多,诸如江离、辟芷、申椒、菌桂、蕙茝、幽兰、留夷、揭车、薜荔等等,该书又有“粉白黛黑,唇施芳泽”的记载,这说明战国时期人们已经以黛饰眉、以香美唇了。《说郛》中也记载说:“盖胭脂起自纣,以红蓝花汁凝作燕脂,以燕国所生故曰燕脂,涂之作桃红妆。”先秦时期人们已将香用于美容,制作并使用口脂、面脂、胭脂、香粉、香露和眉黛等不同香妆。西晋石崇还于厕内置香料辟秽,致使客人以为误入室内。《世说新语·汰侈》载:“石崇厕,常有十餘婢侍列,皆丽服藻饰。置甲煎粉、沉香汁之属,无不毕备。”南朝梁刘孝标注引晋人裴启《语林》曰:“刘寔诣石崇,如厕,见有绛纱帐大床,茵褥甚丽,两婢持锦香囊。寔遽反走,即谓崇曰:‘向

作者简介:邱树森(1937-),男,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所教授,博士生导师,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、西北第二民族学院、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。著有《元朝史》(合作)、《中国回族史》(合作)、《回族文化志》、《妥欢贴睦尔传》、《贺兰集》、《元朝简史》、《元代文化史探微》、《元代中国少数民族新格局研究》等,主编《新编中国通史》、《辽金史辞典》、《元史辞典》、《中国历代职官词典》等十余种,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。学术著作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,受到《剑桥中国明代史》等好评。获国家图书奖、全国民族图书一等奖,国家教委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,江苏、宁夏、广东社会科学成果奖共14项。

张可辉(1974-),男,博士,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,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、地方文化史。

误入卿室内。’崇曰：‘是厕耳。’”有的香料属于药材，还可以作为芳香化湿、活血行气、醒神开窍一类药物使用，诚如编著者在前言中所提及的，香药可以醒脾、开胃、透心、清络、利窍、化浊、散邪、止痛等等。

香料既然可调息通鼻、辟秽透邪，遂由濡身而养性，观物以比德，在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孕育与发展。《尚书·周书·酒诰》载成王言曰：“我闻亦惟曰：‘弗惟德馨香，祀登闻于天。诞惟民怨，庶群自酒，腥闻在上。故天降丧于殷，罔爱于殷，惟逸。天非虐，惟民自速辜。’”同书《周书·吕刑》又载穆王言曰：“罔有馨香德，刑发闻惟腥。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，报虐以威，遏绝苗民，无世在下。”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载曰：“卯盛于豆，于豆于登。其香始升，上帝居歆。胡臭亶时。后稷肇祀。”同书《周颂·载芣》又载曰：“为酒为醴，烝畀祖妣，不洽百礼。有飶其香。邦家之光。有椒其馨，胡考之宁。”帝王将相爱香，文人墨客也同样惜香，南宋王十朋以“点绛唇”调歌咏十八香，以香喻士，异香牡丹为国士，嘉香海棠为俊士，韵香荼蘼为逸士，寒香水仙为奇士等等，结合芳香花草的特征与习性来作比喻，托物言志，别有意境。千古文人佳客梦，红袖添香夜读书，清人魏子安《花月痕》中还描写道：“从此绿鬓视草，红袖添香，眷属疑仙，文章华国”，女诗人席佩兰《长真阁集》所收《寿简斋先生》诗也记载曰：“绿衣捧砚催题卷，红袖添香伴读书”，“红袖添香”可谓是中国古典文化中一种极致隽永的意象。

香料之用不止于调息通鼻、安神开窍、化病疗疾，尚能美食调味、熏衣化妆、香化环境、濡养身心，经而久之，“香”在社会生活中也便演变成为一种独特的“香文化”，融自然与人文为一体，渗透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长期以来，人们习惯于把香看作庙宇神社之用，视为宗教文化之隅，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，而实际上，它不仅对宗教，而且对中国古代乃至当今的饮食、医药、农业、经济、文化等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也因为如此，藉于香料的中外经济、文化等等的交流自古以来不断发展，诸如美食调味的大蒜、芫荽、胡椒、胡葱、孜然、茴香，疗病化疾的安息香、砂仁、豆蔻、河黎勒、番红花，崇道礼佛的檀香、沉香、龙脑香、郁金香、丁香等等，都是古代由域外传入中国并且本土化的。

由此来看，“香”是学术界一大宝库，有着极为丰富的研究资源与空间。香的研究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，中国古代香料作物的利用方法和加工技艺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。而在经济、农业、医疗、饮食、宗教、文化等等领域，通过香料研究，亦必能获得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与科学发现。近些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中外研究者关注于此。总的来说，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本土原生香料及域外传入香料在医药、熏香等方面利用的研究十分成熟，但通史而系统的研究还有较大余地，无论是本土原生香料还是域外传入香料，进一步深度而宏微兼具地探讨其生物种类与源流、传播动因与途径、流变地理与方向、社会作用与影响等等，有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。

孟子曰：“香为性性之所欲”，历经数千年，“香”已演变成一种纯粹而又典雅的文化，一种灵动而又朴实的文化，在各种香品制作、加工、调配与利用的过程中，能够体现民族精神、民族传统、民族美学、价值观念等等的所在。在今天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，人们逐渐提倡“茶道”、“花道”、“木雕”之类的古老文化，而“香”亦有道，也同样不应消失在彼此的视野之外。任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离不开积淀，且“河海不择细流”，“香”的研究之于“香文化”的发展正是如此，从这个层面来说，校点出版《新纂香谱》是为出版社和编著者一大学术贡献。而香料研究宝库之宏大，足以令进入者获益良多，奈何进入者尚未成络绎之势，对于研究古代中国的学人来说，严小青校点编著的《新纂香谱》应该能使我们获得有用的文献资料或是些许灵感吧。

二

香料有着独特的魅力，因为香料在古代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，过去士人每有热衷于香料研究者，从而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文献。丁谓《天香传》、洪刍《香谱》、叶庭珪《名香谱》、周嘉胄《香乘》等古代文献都是对香料的专门研究，宋人陈敬的《新纂香谱》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著作。

作为香料传世文献中的重要一部，《新纂香谱》翔实记载了香品产地、宋代及以前社会用香概况、香药与熏香料配方、香料的收藏方法，收录了与香有关的文人创作。《新纂香谱》共四卷，南宋陈敬撰，又称《陈氏香谱》。陈敬，史书无传，仕履不详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《新纂香谱》卷首载曰：“河南陈敬子中编次”，据此判断陈敬字子中，河南人氏。《陈氏香谱》成书于陈敬之子浩卿之手，陈敬卒故，浩卿过今江西境内鄱阳湖时，执

该谱请当时经学家熊朋来作序,即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所谓:“敬字子中,河南人,其仕履未详,首有至治壬戌(1322年)熊朋来序,亦不载敬之本末。”今按,熊朋来,字与可,豫章(治今江西南昌)人,南宋咸淳甲戌(1274年)进士,宋亡入元而不仕,为郡学教授,《元史》卷一九〇《儒学传》载曰:“盖朋来之学,诸经中《三礼》尤深,是以当世言礼学者,咸推宗之”,“有家集三十卷,其大者明乎礼乐之事,关于世教,其余若天文、地理、方技、名物、度数,靡不精究。”因为熊氏有气节且精究名物,想来是浩卿以香谱示之并请其作序的原因之一。熊朋来为《陈氏香谱》作序,时在至治壬戌(1322年),可推测陈敬活动时间约在宋末元初。

《陈氏香谱》在流传过程中被更名为《新纂香谱》,盖因香谱于元代至治年间初刻,而后人于传抄之中间有补录或删除使然。从《新纂香谱》内容可以看出,其中诸多香方有“补”、“新增”、“新”等小字注文,足以说明该谱经后人手有所增益。清人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云:“《陈氏香谱》四卷。《新纂香谱》,河南陈敬子中编次,内府元人钞本”,这是以《陈氏香谱》为《新纂香谱》的最初由来。《陈氏香谱》自元代刊刻以来,历经传抄与重雕,以四卷本或二卷本传世,各本间有差舛与缺失之弊,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存《陈氏香谱》四卷刻本与适园丛书辑《新纂香谱》二卷刻本、铁琴铜剑楼藏《新纂香谱》二卷抄本为优。明末周嘉胄广辑《陈氏香谱》而撰有《香乘》,可资《新纂香谱》校勘。

《新纂香谱》以浩博见长,荟萃沈立、洪刍等十一家香谱精华为一书,集宋代及宋代以前香料文献之大成,诚如熊朋来序中所言:“河南《陈氏香谱》自子中至浩卿再世乃脱稿,凡采洪、颜、沈、叶诸谱具在,此编集其大成矣。”洪、颜、沈、叶即洪刍、颜持约、沈立、叶庭珪,分别撰有《香谱》、《香史》、《香谱》、《香录》。《新纂香谱》分“香品”、“香药”、“香茶”、“事类”诸部,凡古今香品、香异、修制、印篆、凝和、佩熏、涂傅等香,及饼、煤、珠、药、茶,以至事类、传、序、铭、说、颂、赋、诗,是书一一具载。此外《新纂香谱》还提及蒸“末利、闾提、佛桑、渠那香花、大小含笑花、素馨花、麝香花、梅花、瑞香、酴醾、密友、梔子、木犀及橙橘花”之类南方香花,萃取“香精”,且可以用来与其他香料合香,这也是有关技术的最早记载。除了参考颜持约、洪刍、沈立、叶庭珪的著述之外,还征引了范晔《和香方》、丁谓《天香传》等诸多文献,不仅存宝贵诸香资料于一书,亦可为所引诸书的文献校证提供参考。

《新纂香谱》“集会诸家香谱目录”,即宋代十一家与香有关的著作,存有洪氏《香谱》序、颜氏《香史》序、叶氏《香录》序,此外更囊括诸家类书、医方与文人杂抄笔记,文献价值颇为广泛。《新纂香谱》所录香方类目清晰,脉络井然,多附篆香之图,又于每一香方下,皆标注其出处,方便考核,亦堪供辑佚,编纂体例可谓颇具建树。

研究香料并在此基础上研究经济、文化等等问题,离不开整理与利用珍贵的历史传世文献。今人刘静敏《宋代〈香谱〉之研究》(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版)对宋代香谱进行了文献学的研究,考察香谱的源流发展、探讨宋代香谱兴盛的缘由、研究香谱中的香方及香品器的发展等等,其学术之功不言而喻,从中也可以看到有关香料的传世文献蕴含着丰富的内容,是一个值得开拓的研究领域。而在严小青校点编著的这部《新纂香谱》中,我们比较容易发现其中丰富的生物科技、学术研究方面的史料,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人对香的研究与理解,从文献价值角度考虑,《新纂香谱》在香文化的学术研究中应该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。

三

《新纂香谱》或者说《陈氏香谱》主要有三个较好的版本,即文渊阁四库全书存《陈氏香谱》四卷刻本、适园丛书辑《新纂香谱》二卷刻本、铁琴铜剑楼藏《新纂香谱》二卷抄本。1983年,台湾商务印书馆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影印;民国年间,张钧衡(1872—1927)辑适园丛书,编刻《新纂香谱》为二卷,存录于丛书第十二集,1994年上海书店出版社《丛书集成续编》本又据此本影印。2010年,重庆出版社将洪刍《香谱》、陈敬《陈氏香谱》、周嘉胄《香乘》三部古代香料名籍合刻,以《香典:天然香料的提取、配制与使用古法》(江俊伟、陈云轶译)为名付梓,因为该书白话今译,少出校记,故此处不作校议。

严小青校点编著的《新纂香谱》以上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陈氏香谱》为工作本,以适园丛书本《新纂香谱》为辅助本进行整理,由中华书局出版,对于香料研究工作者或香料科技工作者,以及拟借助香料文献进行文史一类研究的学人来说,无疑是提供了一部专业而大用的参考书,实为学界堪慰之事。

编著《新纂香谱》,其撰述特点与学术价值,要之有三:

先说说编著的结构和文风。

为了使读者能够对中国古代香文化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,《新纂香谱》的编著是在照录并标点原文之后,依次予以注释、翻译和点评。这一结构安排,清晰合理,从而使得读者对某一香料的理 解由点及面,不断走向深入与全面,可以满足不同需要层次的要求。而这一精巧的构思,也反映出编著者与出版者的深思熟虑与良苦用心。从注释到翻译、点评,整体上文风比较清新朴实,很少有晦涩艰深之处,基本上做到了深入浅出,反映出作者熟练深厚的驾驭语言的能力,若非对于香料有多年研究心得,对于历史文献有相当理解,确实难以成就此著。

再来说说编著的校勘和见解。

《新纂香谱》不同版本之间每有舛误,而周嘉胄《香乘》广辑《陈氏香谱》,亦可资为对堪,编著者在校堪编著过程中,能以《香乘》逐字逐句对校,学术规范如此为正。《新纂香谱》集香料文献之大成,内容丰富庞杂,给校点编著带来了一定的不便,而编著者对资料甚少的条目不强行臆测点评,对原文中部分意义重要的条目则坚持节选,显示出编著者高度认真的态度。对于颇有研究心得之处,编著者则大力着墨,或是予以严谨注释,或是予以详细点评,新论每每见于其中。比如,卷一“牛头旃檀香”条载:“《华严经》云:‘从离垢出,以之涂身,火不能烧。’”该条显示了《华严经》对香的记载,在佛教生活中,香扮演着重要角色,诸多佛教经典都有关于香的丰富记载。在对该条目内容的点评中,编著者由《华严经》香的记载,联系到《六祖坛经》、《大唐西域记》等等香的记载,足足用了1400余字,这一方面反映出编著者有着较为深厚的文献功底,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编著者有着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,时时作详尽点评,常见得意之笔。通过注释与点评,编著者能够注意到学术思路的拓宽,并且做到不乏创新之见,这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《新纂香谱》的成就,也促进《新纂香谱》内容更为丰富起来,分量愈加厚重起来。

最后说说编著的史料与图片。

《新纂香谱》的编著关注年代、地名以及生僻字的注释,这绝不是方便读者阅读,省却翻检之力所能包含的。对年代、地名的注释极尽详细,显示了编著者良好的时空观念和研究习惯,否则相关的研究也必然有失基础与走向混乱。《新纂香谱》的编著还配有精美图片,于一书之中汇集、编排了大量的文献资料、考古与文物资料,仅就此而言,其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。比如,卷一“沉水香”条附有“焚香仕女图”、“迷迭香”条附“迷迭香图”、卷二“僧惠深温香”条附有“唐敦煌壁画乐廷瑰夫人行香图”、卷三“香品器”条附有“西汉镶嵌神兽博山炉”、“唐漆金银薰球”、“明宣德铜薰炉”、卷四“天香传”条附有“黄庭坚制婴香方帖”等等,不胜枚举。相关图片强化了文字的考释品评力度,图文结合的编著使得该书更富生气,有利于读者对中国古代香料的直观把握,有助于读者对中国古代香文化整体印象的加深。

以一人之力校点编著,瑕疵在所难免,如若衡之以苛求的标准,《新纂香谱》的编著也存在着点滴的遗憾。比如对纪年的注释,存在规范不尽统一的情况。关于此,只要将数处注释排列如下,即可不言自喻,第123页“天汉二年”下注释曰:“前99年。天汉,汉武帝时所用年号”;第129页“灵帝熹平三年”下注释曰:“174年。熹平,汉灵帝刘宏的第二个年号,172-178年”;第167页“熙宁甲寅岁”下注释曰:“1074年。熙宁,北宋时神宗赵顼的年号,1068-1077年”;第229页“龙朔”下注释曰:“唐高宗李治的年号,661-663年”等等。对于古今地名的对照标注,也存在类似问题。于古地名之后括弧内标注今地名,应写明“治今”而不是“今”,原因在于“治所”所在可辨而区划范围多变不定。也有的古今地名对照标注出现了错误,比如第139页,“《杜阳杂编》”下注释曰:“唐人苏鹞撰。苏鹞,字德祥,武功(今陕西)人……”。今按:苏鹞,光启年间(885-888年)进士登第,世居武功杜阳川,时属京畿道京兆府,所以古今地名对照标注当为“治今陕西武功西北武功镇”,若不求如此精确,也可以标注为“今属陕西”,但如此也就造成了新的规范不尽统一了。

《新纂香谱》出版了,虽说是编著,但是实际工作与意义已远远超出这一范围,对于原文的注释,有校勘也有考证,点评严谨详细,附加诸多考古、文物等方面的图片,对于原书来说,形成了丰富而有益的补充,是有功学术的重要表现。掩卷之余,笔者深深地感受到了一次中国香文化的魅力,严氏编著《新纂香谱》的出版,为研究宋代乃至中国古代香料以及香料贸易、文化等问题提供了一部重要的文献。

(责任编辑:刘云)